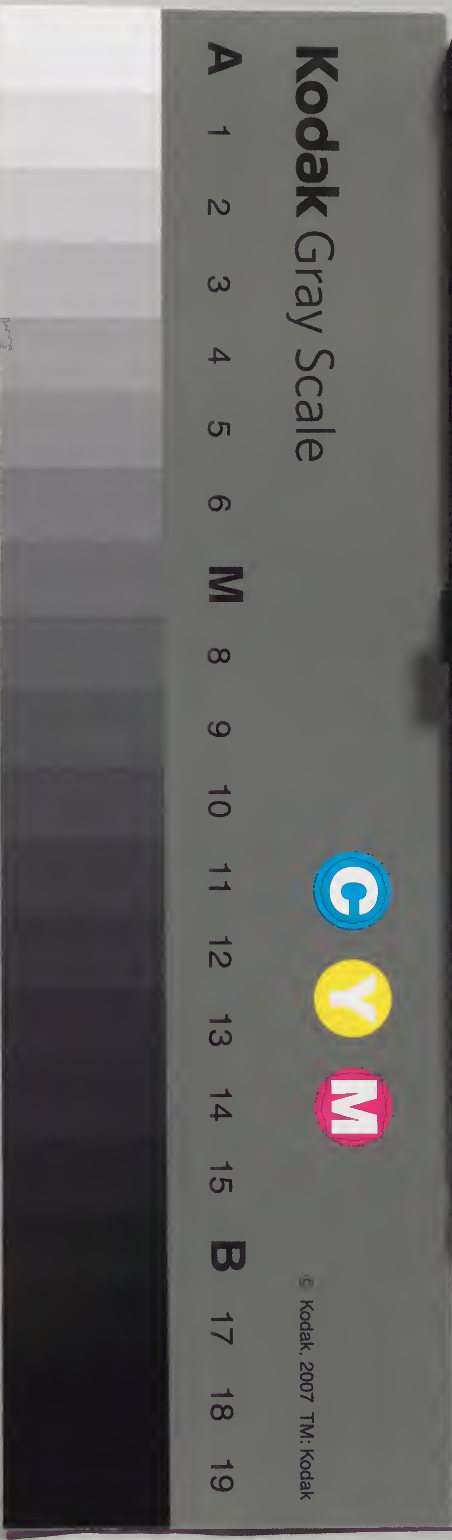


東文選

七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77
冊數	130 ( 76 )
函號	116 1









東文選卷之七十六

記

杲菴記

李穡

昇上人受知玄陵佳光巖寺者十年嘗蒙玄陵宸翰日昇杲菴四字之賜屢請辭去竟玄陵世不得如志及今上即位凡三辭又不得命遂挺身而去上黨韓先生遇之神勒寺上人因先生請記杲菴於韓山子韓山子將筆之適星山李子安氏至韓山子喜之甚授之筆曰子其代予言哉子安氏曰是不難矣杲從日從木日在木上也吾與上人所



居岸東海則出日之地也日之出也浴乎咸池拂  
于扶桑此杲之所以從日從木也吾嘗南游鷄林  
上佛日寺之東峯凌鴻濛瞰大海時昧爽色未辨  
水天下上乍明乍晦乍赤乍黑變化歛翕吾實駭  
焉少選日輪躍出瞥然升于天矣光明粲爛可數  
毫髮向之扶桑如在目中吾實快快今上人其亦  
嘗觀於此者乎其取以扁諸菴則吾所不知也以  
吾儒言之曰明命以天言也曰明德以人言也顧  
明命明明德學者之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  
親是心之明也赤子匍匐將入井是心之暗也不

能純乎明不能純乎暗是學者之未定者也學有  
緝熙先被四表學者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此日之  
拂于扶桑升于天而無所不照者歟上人游江南  
遍叅達士於其學不問可知也第未知得與中原  
文獻交際而求一言之益乎必嘗有以吾所言告  
之者矣韓山子莞爾而笑曰子之言是矣何當見  
昇上人質之遂書以爲記

清州龍子山松泉寺懶翁真堂記

懶翁真堂名山福地皆有焉韓山牧隱子秉筆紀  
始末久矣今其徒覺連又來曰清州龍子有石彌



勒石塔存實福地也連走于邑居鄉社謁清信男  
女得財若干作屋三間戊戌八月畢功垂我懶翁  
真于其中僧居左右偏所以朝夕香火報師恩也  
請先生記之記誰不能爲記真堂先生事也予曰  
翁之塔奉教銘翁之真堂爲其徒記吾於翁則漠  
然不相攝以吾不及游翁之門也然翁真堂由我  
而傳于以使後之人知翁名實賴我筆則與平昔  
親多而無所補益於身後者豈可同日語吾之幸  
也歟翁之幸也歟抑又連之幸也歟因緣會遇當  
付之一笑耳

### 寂菴記

華嚴大選景元住興王寺未幾絕去世網超然雲  
水間衲衣蔬食將終身焉而氣豪志潔人之見之  
無不愛敬予之往來覺寺也始內交焉元公嘗師  
事懶翁翁名之曰寂以矣今得孟雲韓先生大字  
以扁徵予文爲記且曰二覺歸於寂教之極也三  
觀終於寂禪之極也功行已斷知見不立俱忘求  
嘉是非直透達磨功德是吾志也然先生何能知  
之予之在山也晝而一鳥不鳴夜而孤月又出水  
流花間雪壓松上獨立固寂群居亦寂寂之有味



東文選 十一  
三  
舌難以既吾是以扁之吾菴吾觀先生似避喧者  
然未必知吾道也故略舉二覺三觀達磨求嘉之  
說而終之以山中之事先生何所取乎予曰吾儒  
者自庖義氏以來所守而相傳者亦曰寂而已矣  
至于吾不肖盖不敢墜失也大極寂之本也一動  
一靜而萬物化醇焉人心寂之次也一感一應而  
萬善流行焉是以大學綱領在於靜定非寂之謂  
乎中庸樞紐在於戒懼非寂之謂乎戒懼敬也靜  
定亦敬也敬者主一無適而已矣主一有所守也  
無適無所移也有所守而無所移不曰寂不可也

洽平政事之明效位有道德之大驗師之寂也其  
亦普利舍識之原本歟如或槁木其形寒灰其心  
而滯於寂則與吾儒之群鳥獸者何異吾儒之絕  
物也釋氏之罪人也吾與寂菴當善自圖不流入  
於一偏可也若夫山中之寂屬之師而不屬於我  
我奈何我奈何

重房新作公解記

洪武癸亥冬十月初吉鷹揚護軍裴矩來致其班  
主密直崔公之言曰吾重房修造記敢煩先生乃  
出功載大廳三間西廳三間樓庫三間南廊九間



門一間塗墍丹雘外繚墻垣亦一大役也材易以  
直不足則都統崔侍中助之巡軍布二百五十疋  
近仗內廂監門尉正分曹赴功其工匠則髡而家  
居者受傭競進雇車輸材差官董役始于五月廿  
四日訖于九月晦日而畢予曰何其能哉官有是  
役而民不知上有所爲而下相勸近時所罕聞也  
董役官曰大護軍鄭承可鄭將畢而公差代之者  
廉致中也終始是役者唯裴君其下曰郎將崔愉  
金乙鼎曰別將裴天碩曰散負尹英烈又其下都  
將校元乙富書者李林發書役鄭圭夫是舉也班

主所指揮也下逮書役皆得牽聯以書不曰榮矣  
乎予惟文武之爲國家用也在身如兩臂在車如  
兩輪固不可偏廢也然時有理亂用有重輕今茲  
多艱我輩政當束之高閣則武職之爲干城爲爪  
牙爲國司命可知已崔公忠直有名爲上所知識  
掌機密而溫溫其恭在朝者亦皆慕之軍校之樂  
附也宜矣卒雖有緩急踊躍用兵端可期矣况茲  
微役乎穡年十五以父廢白身受別將亦一鷹揚  
舊校也班主徵文何敢讓且虎官尚簡故直書其  
事而辭不敢煩班主主宰西班八上將軍之最尊



者也是以兩府宰相多兼其職云

南陽府望海樓記

南陽府在三國時號唐城入本國中世以來爲益州州之洪氏自太祖興時有翼戴功諱殷悅者是已世爲大族至江都末南陽君誅權臣反政王室生文睿府主爲兩朝大母陞之爲府蓋山川靈異之氣鍾而休祥以基夫萬億年無疆之業固不可以他郡縣等夷之也故重其守臣亦必慎簡海亭漁叟鄭侯之至也以爲日之有出入也水之有源委也雖遠且大善其術者皆能知之况君上之所

自出乎爲之臣者固當敬止而毋敢忽也矧余光被德音得爲君上所出其地之守臣哉是以夙夜惟實務以德先化其吏不敢加以政惠其民不敢施以威暮歲大和利無不興而害悉去之迺作樓于州理以壯瞻視以娛賓使揭名曰望海使其子國子生彛徵余文爲記且言曰州舊有池以發不修上葑下淤居人雜畔其中州人相傳池之龍徙它境其後乃涸然莫知其信否也侯旣至命浚而築之是日黑雲暴起東南風雷隨之而至州人望之矯矯見龍之尾及池而下池水沸三日白氣翳



然不止老幼嗟異余曰心之用大矣一定其心則天下無足爲者鄭侯敬止之心洞達無間故明則人和幽則物格是樓之微何足道哉故先書郡故後錄龍返之由以告來者焉侯名乙卿字善輔以幹材行于世云

清州牧濟用財記

清在揚廣道爲牧與忠公連壤多土豪吏奉法民稍馴然臨之者或寬或猛或苟焉得代而去故其吏民無以異他州出地毛奉公上豐館餼待賓客率無定法或至厲民民以是困吏以是橫弊成也

久矣其寬猛得中修明廢墜亦皆利止一時而已至於立經久可傳之制彌縫上下舊弊去而吏民安之者蓋鮮矣龍駒李氏慕之予成均生也同列稱其學會執政知君舉爲叅官近例又不許叅官入場屋故不得試然自視與已試者無愧觀其理清足見其學矣蓋予所謂鮮者慕之當之矣乎清爲倭所蹂躪間巷未立不自持慕之受命莅之咨訪規畫煦之撫之再葺而澤洽民親吏法政聲聞于朝當代不代以惠其民慕之雖困於外而朝廷愛民之心著矣慕之擢節之以得米自者二十



石糙七十石小米八十石麩麥三十石布一千疋  
布米用之則竭不若立本取息爲可繼也則又念  
之曰吾去而代吾者人人如吾心則本也存或不  
然息將安出是不出數年吾法廢矣嗚呼傷哉則  
又念曰口以授筆以傳非不盡其道然非其人則  
人或襲之如得當世喜爲文詞者記其事其傳也  
必廣矣清人雖火吾板不得竟滅之後之爲使者  
携此記以來問之曰記如此今其米布安在則其  
人無辭矣於是致書於韓山子求記而伯氏判閣  
公踵門趣之予太史也聞善必書故書爲記

雲軒記

華嚴宜公頃投我詩篇味其味自謂得詩僧矣別  
久住玉泉寄我書數百言命意造語直欲與文人  
爭錙銖予乃知宜公有志於詩文甚篤益思會晤  
聞其緒論以矣今夏來京見訪曰吾以雲名吾軒  
請先生記予旣欲聞其緒論乃問名軒之意曰公  
豈爲色受想行識所窘思欲挾去浮雲歟曰否公  
豈慕信行住向地思欲直登法雲歟曰否予則翻  
然悟曰是雲也必其所卧者也卧而安身者山中  
之雲也坐而縱目者天際之雲也軒暝則知雲之



集軒明則知雲之去軒臨溪愛其傍花軒對松愛其浮雲月當軒雲掩而過則清光愈活風入軒雲隨而來則寒氣愈增宜公吟嘯其間詩益高文詞益入妙自益甚矣至於油然作霖雨也澤洽生民功高祀典豈不大有助於世教哉吾師及物之心於是著矣及物之心前定如此則其決浮雲登法雲而慈雲之徧覆三千界也可立待也是爲記

嚴谷記

比丘尼華嚴谷扁其居曰嚴谷超禪師無學所命也請予文以記予聞華嚴圓教具萬德開一宗洪

纖鉅細通塞明暗有性無性有形無形至於煩惱解脫同歸于一而分毫無少異况男女相哉然是學也吾未之詳也姑以日用言之起居有時飲食有節朝夕之嚴也叅話有法祝聖有規內外之嚴也群居獨行專意潔已罔或懈弛終身之嚴也苟此三者無一之廢斯近之矣吾曾子有言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蓋其操存省察之密即所謂約也嚴谷婦人也非吾之可近且可教也然爲懶翁可肯指以叅話頭則百福裝嚴可立俟也華嚴五十三叅外此乎哉是爲記



中寧山皇甫城記

城中寧固邦本也府岸大海草木多冬青古稱樂  
土仁王妃恭睿任太后生毅明神三王相繼即位  
長興比古有年由郡陞牧所以旌異者至矣民淳  
事簡名賢才大夫靜理無外慕者多爲之至正庚  
寅以來日本島夷竊發作亂夜至天明輒犇國家  
輕之不以爲慮日增月熾白晝深入彌旬月橫行  
自得濱海民居於是蕩然矣朝廷每遣大將驅逐  
稍定然勢窮事迫移民之今出焉長興流寓鐵冶  
縣已未歲也合入寶城郡已巳歲也諸侯失國寓

於諸侯雖曰禮則然矣而其士大夫之退老于鄉  
者吏之有志民之桀驁者咸憤于心曰吾府銀帶  
已上官所治而寄於支縣知官如首顧居下如懸  
疣附贅豈非可恥之甚今年春二月府使皇甫公  
下車父老陳其故皇甫公曰是也具告按廉使李  
原李公亦曰是也下牒傍郡差壯士三百五十名  
十七日起役九月二十七日訖功城高十五尺厚  
六尺周回一千五百尺東西二間扁鑄吭固守者  
刀斗聲不絕于夜晝則割開樵牧以便出耕入息  
民無所懼怡然享妻子之養北走之害絕矣士大



夫吏民之望於是乎不缺矣固封守供賦役又有餘裕書曰固邦本奚不可哉役之方興也聞于節度使金公用貂曰役夫無兵器近海請撥軍官衛不然金公差二十貧來典農副正李云起中郎將鄭乙忠曰金吉曰郎將梁世府人之督役者前承奉郎宋元庇郎將高迪散貧申得貴金乙寶邢方彥檢護軍高天景曹漢貴高仲鶴今同正任寶魏彥吳甫萬曹生招張龍世金成奇魏宜姜仁德戶長申奉閒供給爲頭戶長兵因教文記官曹修摠其事功曰又城完矣糧又急焉故捐米二十石爲

義財使吏迭主之存本用息永不失墜所以供使容也併著之予以玄陵宰相失身僞朝罪當誅今上議舊降教書爲庶人于此茲又例賜從便明當北上皇甫公請記直書如此公爲人愷悌民樂附之故其事易輯云

復齋記

李崇仁

古之人肄業必有其地若國之有學黨之有庠術之有序家之有塾是已自家塾之廢而齋舍作焉夫既齋而名之既名而稱述之蓋欲居是齋者思有以稱其名齋之義焉則其於肄業豈不有所增



十一  
益者哉吾友藝文應教西原鄭曼碩氏扁其所居  
曰復齋求余文記之余嘗讀易復之一卦因以參  
考先儒之說以為復有三繇陰陽有天地之復焉  
繇動靜有聖人之復焉繇善惡有衆人之復焉蓋  
復之爲卦陽之消極於上而方息於下者也益冬  
之月純陰用事俯仰兩間品彙歸藏既而一陽復  
萌生物之心益然呈露乃天命流行造化發育機  
緘之動實始於此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維聖  
人亦然其未感物也此心之鑑空衡平於寂然中  
者雖鬼神亦莫得而窺也及夫酬酢之際如舜之

好生禹之拯溺文王之視民如傷是乃聖人所以  
心天地之心而人因其動而見者也若夫衆人之  
生氣稟既駁矣物欲又蔽矣喪其心而不自知者  
皆是然其本然之善固在如陽之未嘗盡而必復  
也故隨感而見自有不可遏者焉雖至窮者不  
能或屑於嗟來之食至暴者不能或忍於匍匐之  
入此其善端之復而不敢忽者也夫復之義有三  
而聖人之辭拳拳焉致詳於衆人之復者何哉蓋  
天地之炁靜極而動自當有復之之理是故易之  
教人雖歸重於天道而尤歸重於人心焉初之不



遠復二之休復三之頻復四之獨復五之敦復上  
之迷復何其人心之難保也如此哉聖人於復之  
卦辭只明天地自然之復而於六爻皆言人心之  
復不一而足使萬世之人觀其辭翫其占能有以  
趨吉而避凶可謂至矣雖然吾夫子於不遠復下  
又贊之曰以脩身也又以顏氏之子當之夫學顏  
子之學固吾儕之所願也今吾與曼碩氏從事於  
不遠復之元吉而深戒乎迷復之凶其殆庶幾乎  
晦庵先生有詩曰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繇繇閉關  
息商旅絕彼柔道牽至哉言乎曼碩氏識之

### 霜竹軒記

昔者曹溪猗隱峯住錫報國寺有弟子曰覺林上  
入上人形貌清臞神精散朗出辭氣灑然今人聽  
之不厭蓋清乎清者也予訪隱峯上人未嘗不在  
左右予因與之善焉一別歷十年隱峯逝矣上人  
遠游諸方矣予思隱峯而不可得見則思與隱峯  
之徒如上人者游吾豈慙忘于懷也今年秋上人  
自山來予見之喜留之畢日上人出示一卷曰吾  
以霜竹署吾軒而請六友金秘判作大字將以求  
詠歌薦紳間予幸記之予與上人善者以予比之



草木樛櫟而已矣蒲柳而已矣曷敢記吾上人之  
軒哉雖然上人既不鄙余矣焉得不以所聞告之  
也夫竹一植物耳植物之遭霜露其爲變烈矣摧  
折隕墜無復生烝盈兩間之間者皆是而竹也不  
改柯易葉挺然獨秀焉是以古之韻人節士率多  
愛之至有以此君目之者焉噫人之爲物也色之  
於目臭之於鼻聲音之於耳滋味之於口安佚之  
於四支其所以戕賊夫良心者何翅植物之霜露  
哉人於是乎知免者鮮矣上人佛者也之其所謂  
色聲香味觸法未嘗有一念之動焉今夫霜竹其

軒者不惟有以自見也蓋其氣類之相求者歟至  
若風或月之夕清韻蕭瑟瘦影扶疎上人倚軒而  
坐誦寒山行密節高之句視彼姚紅魏紫逞富貴  
於一時者爲如何哉益有以見上人之標致也上  
人嘗題一絕句云自憐霜竹清守節心常素末言  
保虛靈逍遙於物外見其詩亦足以知其人云

驪興郡神勒寺大藏閣記

判三司事韓山牧隱先生命崇仁曰大德庚戌七  
月初三日吾祖并邑府君病歿先君稼亭文孝公  
年十三喪葬無憾至正庚寅十月二十日祖母病



歿先君襄事以禮閒請浮屠轉經于鄉之僧舍先  
君每嘆吾今而後何怙何恃座兀南山聰公謂先  
君曰公今苟欲以吾法資考妣冥福盍成一部藏  
教乎吾法盡在是矣先君即向金仙肖像而立願  
焉明年辛卯春正月朔先君不幸歿於衰經之中  
余自燕奔喪仍請聰公轉經語及先君之願予方  
讀禮未暇及也既免喪僥倖世科名載仕版惟不  
克供職之是懼又未暇及也聰公屢以書來曰先  
大人之願其可違乎則未嘗不對書自傷而已洪  
武辛亥秋九月二十六日先妣金氏又病歿憂制

甫終吾疾作莫能興甲寅秋九月二十三日玄陵  
奄棄群臣予竊伏念先君爲玄陵潛邸舊臣積有  
年紀予爲玄陵初科及第遂陞宰府吾父子蒙恩  
至渥曾未有絲毫之報而弓劍忽遺可勝痛哉歲  
己未聰公適自山中來語予曰今茲吾年七十又  
四矣而幸不死得與公相見豈偶然哉先大人之  
言歷歷在耳公能記憶否乎予益自傷焉曰上以  
資福於先王下以繼志於先考不在斯歟不在斯  
歟予病新起奉教撰懶翁塔銘未久也因自計吾  
力則不足矣可賴以辦此者惟懶翁徒耳即馳書



告之有號無及琇峯二浮屠者率其徒從史始自  
庚申二月募緣覺出於順興覺岑於安東覺洪於  
寧海道惠於清州覺連於忠州覺雲於平壤梵雄  
於鳳州志寶於牙州化楮爲帑釋幻造墨至辛酉  
四月印出經律論九月粧楷十月覺珠泥金題目  
覺峯造黃複十二月性空造函朝莫句升斗以飯  
諸化士終始不怠者國贐里之老嫗妙安也壬戌  
正月於華嚴靈通寺轉閱四月舟載至于驪興之  
神勒寺懶翁示寂之地也花山君權公僖主盟題  
目復與諸檀施財同庵順公董役遂於寺之南起

閣二層覺脩丹牘既畢皮而藏之五月又轉九月  
又轉今癸亥正月又轉約歲三次爲恒規中置花  
山等身毗盧遮那一軀唐城君洪公義龍爲亡女  
所造普賢一軀姜夫人化緣所造文殊一軀以起  
四衆瞻禮之敬焉嗚呼三十餘年之久而先君之  
願始成豈不自慶又况推其極功壽君福國於無  
窮也哉諸浮屠謀立石垂示將來予其代予筆崇  
仁不敢辭乃言曰佛氏之道清淨高妙不露一塵  
超出萬物賢智者固已樂之矣其言又有所謂福  
田利益者於是忠臣孝子所以報君親之至恩無



東文選十七  
所不用其極者不得不歸焉其書之盛傳於世宜也稼亭先生既作之牧隱先生又述之卒能成此法寶奉福利於君親斯乃忠臣孝子之無所不用其極者歟嗚呼孰非臣子哉自今至于千萬世其有所感發於所天者必於此而得之也無疑矣崇仁敢不樂爲之書若夫四衆之出財力以相助者其名氏具列於碑之陰云

秋興亭記

龍山素稱有湖山之樂土且肥衍宜五穀水運舟陸行車再宵晝達京都貴人故多治別業焉前奉

翊金公退休此以矣偶於所居東得一丘高元穹隆狀如覆舟遂作亭於其上掾取之松蓋取之茨地莞确者夷之樹木翳翳者疏剔之周行四顧無所不可於是請名於金祕監書秋興亭三字爲扁而屬予記予求其一二之似而文之曰天地之運無窮四時之景不同吾之樂亦與之不一而足焉吾想夫茲亭也春日載陽東風扇和林花野草紅鮮綠縹於是浩歌倘佯悠然有吾與點也之氣像矣畏景流空銷金爍石大地烘爐於是蔭佳木乘清飈披襟散步汗漫若御寇之游矣朔氣凝沍孤



鴻叫雲騰六效技江天一色於是扁舟往來高懷  
雅致髣髴剡中之行矣秘監獨何秋興之取哉蓋  
夏炎而冬冽人皆苦之矣唯春之和秋之清宜於  
人也雖然和之氣使人易入於怠惰矣至若薦收  
司令清商報律乾端坤倪澄明軒豁其氣之著於  
人也雖功名富貴之所以熱夫中者亦變而爲清  
涼矣四時之景莫宜於秋秋之景莫勝於茲亭祕  
監之命名其在此歟金公年既壯仕上國其所交  
皆膏粱軒冕之儔其所游觀盡崇侈博大之極今  
乃休休焉卷而懷之方寸之間灑落無一點塵蓋

清者也秋興之扁不亦宜哉或曰春夏冬之勝於  
茲亭者子曲暢無餘矣秋興之所以爲勝者引而  
不發何也他日携金秘監幅巾藜杖從公于茲亭  
歌茂陵之辭和安仁之賦秋興之說當取之左右  
而逢其原矣是爲記

衿州安養寺塔重新記

佛氏入中國自漢之竺法蘭遂蔓延于天下而吾  
東方自阿道始實新羅氏之時也其說宏放侈大  
又能動人以禍福以故天下皆歸焉雖英睿之主  
忠義之臣往往崇建寺宇以張其教蓋欲爲邦家



求其福利亦君子用心之厚也我太祖開國之初  
佛者有以裨補之說干之者頗用其言多置塔廟  
若今衿州安養寺塔其一也慈恩宗師兩街都僧  
統林公來謂予曰安養寺塔祖聖之舊也既圯矣  
而門下侍中鐵原府院君崔公與今住持大師惠  
謙修而新之矣謙吾徒也介予求文於先生其詳  
謙必能言之明日謙至其言曰謙住是寺幾年矣  
按寺乘昔太祖將征不庭行過此望山頭雲成五  
采異之使人往視果得老浮屠雲下名能正與之  
言稱旨此寺之所由立也寺之南有塔累磚七層

蓋以瓦最下一層環以周廡十又二間每壁繪佛  
扶薩人天之像外樹欄楯以限出入其爲巨麗他  
寺未有也歲月風雨幾至傾壞謙朝夕目覩而心  
傷之誠欲重新者久而力不足也歲辛酉秋七月  
謁侍中崔公告以此公曰吾之少也一嘗寓宿塔  
下仰思祖聖經營之始私自誓曰臣他日苟達矣  
所不新此塔者有如在天之靈及今位冠群僚可  
謂達矣吾當不辜吾誓矣即移牒楊廣道按廉使  
減軍租供其費徵丁夫執其役謙也傾囊褚之餽  
隨檀越之喜得米豆泉布凡若干且請游乎如謙



者若干起工是年八月某甲子也斷手九月某甲子也落成冬十月某甲子也是日殿下遣內侍朴元桂降香以道侶一千大作佛事安舍利十二并佛牙一塔中訖布施四眾無慮三千焉其丹牘歲壬戌春二月也其繪像歲癸亥秋八月也塔內四壁東藥師會南釋迦涅槃會西彌陀極樂會北金經神衆會周廡十二間每壁一像所謂十二行年佛也凡用徒四百有奇米五百九十五石豆二百石布一千一百五十五疋噫是大費大役而卒能有成者皆吾侍中公誓願之致然也公惟邦家福利是求豈私一己爲也如圖不朽非托於文辭無由也願先生述之予於佛氏未暇入焉者又何敢有所言哉雖然予爲太史氏凡有興作必書職也况於是塔有以見聖祖賢相用心之厚哉是可書也已

迎日縣新城記

嘗讀孟氏書有曰地利不如人和則夫城郭溝池之於爲治末矣及讀春秋城虎牢之策求諸書法蓋未嘗不致意焉嗚呼聖賢之論有本末先後之序何莫非爲世道計也余之奉使中原也再道塗



所經雖十室之邑亦皆堦障之有焉據地設險寧  
可少之哉吾東方有國制度知慕華夏然朴略少  
文自祖宗以來休養生息民之生且死於太平者  
殆將四百餘禩卒之文不能制治武不能戡亂海  
島之小醜乃敢窺邊庚寅之寇是已陵夷至庚申  
辛酉數年間兵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治安之  
極勢不能不亂亦由備禦之無其具耳迎日難林  
之屬縣也介在東表其治又臨通洋浦實海寇往  
來之衝也自庚寅始告病焉歷三十年生聚掃地  
盡矣歲已巳三道都體察使過縣古治周章瞻眺

喟然嘆曰此豈可以遺賊爲資乎迺議板築之事  
既而地苦湫隘移於丘村築土爲功兩輒崩壞歲  
庚午二月益陽崔侯以萬夫長來蒞于此職兼縣  
寄政今大行人樂爲用侯於是報都觀察使曰吾  
邑之所恃以存焉者城也城既壞是無吾邑也吾  
欲修之觀察使義侯所報符下旁郡役千餘夫仍  
差前繕工今鄭麟生與侯董事焉侯以爲功貴經  
以宜莫如石乃遣船夫截流取凡山之石纍之高  
可二丈餘周圍凡幾里南北二門門各起樓南蓋  
候賓旅觀而西北望海洋察姦寇以七月肇役而



九月斷手焉自是民之舊去者皆復新至者相繼  
環城無廢田矣今年秋侯走書於余曰願有記且  
曰名吾二樓余惟侯方當聖君賢相相與圖新政  
治之時出膺廟選莅茲遐萌撫字之方扞衛之具  
俱可稱述揆諸簡策所載足跡所及蓋無愧也已  
余病矣懶矣雖然樂道人之善余志也且侯之先  
侍御余以諸生逮事故於侯之請不獲辭若夫樓  
之名則余病閒一馬往游從侯於樓上按圖籍而  
窮形勝便當泚筆以書侯名自源階奉順大夫落  
落以功名自喜都觀察使樂安金氏名溱都體察

使宗室名康洪武蒼龍辛未九月下泮京山陶齋

星州夢松樓記

洪武紀元之八年義城丁侯以選治京山既下車  
政通歲熟民以樂事迺於治之北起樓焉斬材陶  
瓦以時而工則役游手者樓之制高甍楠以紆其  
望薄丹牖以昭其儉工訖觴諸老先生于其上以  
落成且圖所以名之也酒半侯起而言曰樓成矣  
名請之諸先生諸公以樓爲侯所起揭夢松二字  
以扁之蓋亦以古人事業名位望侯云侯望顧謂  
予曰諸先生名樓竟子其記余辭不獲則曰凡樓



觀臺榭之設所以寓其樂也樂無形也必寓夫彼而後形焉所謂樂者人自得之而推廣其所樂則民同胞物吾與薰蒸融液無所不至彼徒務游觀而已者其爲樂不既狹矣乎是故爲人牧者審其所樂何如耳今侯之登茲樓也聯峯疊嶂長川平楚隱映出沒於煙雲杳靄之間可望而不可致詰者如在机案若夫樵歌于林農謳于野行旅息于蔭以至牛馬之散布禽鳥之游翔物皆有以樂其樂而侯之所以與物共者亦悠然怡然於一俯仰也雖然侯之得至於此蓋有在簿書丹墨之外者

矣他日侯以循吏最入爲公相則諸公所以名樓者尤爲有徵矣余喜侯之政固善而今此舉有與物共樂之義故記不牢辭焉或曰春秋每興作必書不予也子之記何居傳不曰時訛而舉羸乎余記其在春秋亦從同同而美惡殊者也

東文選卷之七十六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of faint text.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margin of the right page.



